



避戎夜話上

吳興石茂良太初

長樂郡人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
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
急友仲帶領軍將副部隊將子弟效用一千餘
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
七日晚殿師王宗楚帶領衙兵一千餘人下城
與賊接戰高師旦死之是夜友仲正策應南柵
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柵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
弓弩監督砲石凡數陣皆為砲箭所臨雖不少

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
人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柵子城皆捍禦水門者
也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柵子城矢石如雨
樓櫓皆毀壞友仲於南柵子城上別造兩圓門
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
板間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
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干戈板又是
柵子城也磚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
日告成通津門兩柵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

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柵子法務要令
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
南柵子城便令畫柵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
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止是受
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槍斧手相間分
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
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
門護龍河內賊橋也壘過半矣但未有的猶可
捍禦友仲遂選神臂弓強弩手下臨分布牀子
弩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絞縛

致勝棚一日而就成衆指爲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土增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寨望之燈火如晝五方百步一望不斷斧鑿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兵法爲木驢也撞竿兜竿之類火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

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鎗或安以托久鈎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旣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萬一撞竿不中則思狼牙槍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通津門柵子城每爲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驚車編橋十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卽次續之有長數

丈者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太麩
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并推梯橋之
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惧也兵法之禦
洞子用鐵蒺藜懸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
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
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敦訖以
輓轡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卽舉速
放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追於地
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
之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用游

火用鐵筐盛火如脂蠟毒藥懸縋下燒薰穴中
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爲兩岐如燕尾狀
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
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桑木爲之桶索相連
撞竿須連以鑲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
竿至則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
放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
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
裹定鷓鴣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
兩梢獨梢旋風虎蹲等砲內七梢可以致遠其

石大五梢等亦可以致達其上或放雙砲友仲先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糖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櫝木籠籬格氈雖慢然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城上地狹安砲少最爲受敵十九日夜賊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上日恐賊人者有破議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濶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置

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幫築目城議論不同朝廷遷延不斷遲十日後雖竟從友仲之請然夜息晝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十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及二十一橋成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岍都統王燮姚友仲揮驍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宰相何真至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賊兵略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人望風退

走賊亦不追城上皆厲聲叫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隔岍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陷馬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宰相親見之而不恤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濕麻刀舊氈衲襖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侵廣友仲遣張宗顏閻維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賊衆敗走乘勢遂北涉河至中流水解陷死者數十人返爲賊兵掩擊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大梯四乘

來攻字號樓子三乘皆爲撞竿所壞又再來撞撞不着火熾逼着樓子公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爲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仗劍擁班直守禦官軍等救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汁潑賊皆墮殺傷衆賊遂退三樓子皆爲火燼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爲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三日風雲愈其早間大啓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衆見所燒樓子未成頽毀撞竿未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之出也城

中居民跣踵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及京敗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焉友仲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爲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貲劫掠掃地痛哉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也今反被禍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未壁統制辛康宗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

百姓疑其姦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百姓聚衆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爲怪蓋京師承平之久無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室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也乘此擾攘聚衆作亂甚者趕罵宰相絲鞞內侍打殺統制放火殺人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友仲議欲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新門四隅四員舊城內四員每員皆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

勢作過當以軍法從事仍都巡檢三頁二頁在新門內一頁在舊門內以揔其事惜乎朝廷不從其請也友仲之議意恐小人喜亂故欲設此防民而友仲親被其禍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已耶友仲之死門生故吏無一哭其屍者茂良訴於王燮始收拾遺骸雪冤於朝廷焉蒐而有靈亦少伸也

避戎夜話上

避戎夜話下

吳興石茂良太初

靖康城陷議和上見二酋作二降表過北皆孫覲受益之筆其略云三里之城遂失籬藩之守土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干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恭惟大金皇帝陛下去云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殞宇宙再清藜罕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稱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又易負罪二字爲失德胡廷不得已皆從之

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計之便幸其
遠來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四
門分爲十頭頂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
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
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後攻城旣急友仲復
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爲便累白何臬方料金
人糧道不繼不日就擒堅不可和唐恪且謬誤
於前何臬而寡謀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
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來策應至二十五日城

陷晝夜勞苦最爲有功首先被禍獨甚於二相
天意不可得而知也

金人今春旣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
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
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
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
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淵聖幸虜營不返謝元及作憶王孫其詞有云
依依官柳歷宮墻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啼來
依舊怵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正月十五日淵聖在虜營是日陰雲四垂家家
愁苦向之鰲山教坊百戲景龍燈火之樂不可
同年想也士大夫憂憤作歌行者甚衆獨胡處
晦上元行膾炙人口今附於左上元愁雲在九
重哀茄落日吹腥風六龍駐驛在草莽孽胡歌
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克寶賂
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媿天天不怒向來艱難
傳大寶父老談言似仁廟元年二月城下盟末
覩名臣繼嘉祐哀痛今年塵再蒙冠劍夾道趨
辭公神龍金在九淵臥安得屢困蛟蛇中朝廷

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昭帝力毛遂不得處囊
中遠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得傾城回
首歌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燒天衣
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夕月常戲東北角
鴻臚主簿鄧肅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厭人肝
揮鞭直指來長安南渡黃河如履地東望太行
不能山帝城周迴八十里二十萬兵氣烈熾旌
旗城上亂雲烟腰間寶劍橫秋水雪花一日故
濛濛皂熾登城吹朔風我師舉頭不敢視脫兎
放豚一掃空夜起火光迷鳳闕鉦鼓碎轟地欲

裂斯民嗷嗷將何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僕射何
公扣龍墀圍閉相臣臣噬躋奇兵化作乞和使
逝指一死生羣黎遊談似霽胡師怒九鼎如山
不復顧郊南期說上皇輿截破黃河徑歸去陛
下仁孝有虞均忍今胡騎縱吾親不龜太始自
鞭馬一出喚回社稷春胡人慕德猶貪利十乘
載金未滿意釵釧那爲六宮留大索居民幾卷
地六龍再爲蒼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重城突
兀萬胡奴杳隔蠻輿今十日南城赤子日駢闐
爭掬香膏自頂燃忿氣如雲淚如雨漫漫白晝

無青天大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十年踰八百天
聽端坐民心耳蒼蒼誰云九萬隔會看春風擁
頰黃萬民語呼喜欲狂天宇無塵瞻北極旄頭
落地化頑石後亦被虜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
初京城被圍朝廷急於命將有郭京者乃殿前
司龍衛營兵負耳京師呼爲踏著太營京師盛傳能用六
用法可以生擒黎罕幹離不餘衆可以掃蕩無
遺類其法軍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嘗自試於
內廷其法不得而聞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
郎錫以金繒動數萬計使自募兵賜予賞賚恩

數備至人皆呼爲郭尚書蓋營寨俚俗呼兵貞之稱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問騎射善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賣線劉六者與姚宅比隣僕熟識之郭京一見授以將命他皆類此賊兵攻圍甚急郭京談笑自若如意動似有道者擇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殺至陰山而止其所招軍兵但欲斫首爾不必戰也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鎮四壁按五方色或甚天王或盡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劉無忌者乃街市貨藥道人常倒立泥中懸一服藥牌子

亦作統制內外許之蓋取丘濬詩郭京楊式劉無忌皆在東南臥白雲之識也又有僧傳臨山請亦如京募兵稱統制常與京相追隨二十五日早宣化門大開郭京出兵城中居民跣踵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俄頃報云郭京前軍已得大寨立旗於賊勞矣又報云前軍又奪賊馬千匹矣姚友仲疑之與石茂良登敵樓而望正見賊兵整齷人馬忽有郭京下使臣來傳令云樓子上除守樓子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樓子蓋天甲法能使入隱形若樓上

人多恐賊兵覘望言猶在耳賊兵兩兩翼翼鼓
譟而進衝斷前軍一掃而空若刈茅草居後者
悉墮護龍河釣橋已尸積不可拽矣城門急閉
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鍍衣滿野多若螻蟻皆沿
城而上止用一舊雲梯可置五十人初有十餘
人登壘而上班直槍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
姓般石城上望風走下其守禦之人與百姓軍
兵互相殺戮無一用命向前者其城遂陷乃閏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也余目擊其事故志
避戎夜話下

雲林遺事

吳郡顧元慶編

五目

高逸第一

詩畫第二

潔癖第三

遊寓第四

飲食第五

高逸第一

附小像交游

署名曰東海倪瓚或曰懶瓚變姓名曰奚大朗

字曰元鎮或曰玄映別號五曰荆蠻氏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閒僊卿雲林子雲林多用以題詩畫故尤著

雲林有清閼閣雲林堂清閼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爲贄詒云適徃惠山翼日載至又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前植碧梧四周列石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尊壘法書名畫夷人方驚顧問謂其家人曰聞有靖閼閣能一觀

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載拜而去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縑侑以弊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弊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免命左右重加箠辱當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

芥山羽士張伯雨時來謁舟甫至聞報即使二童子邀於水次及中途又遣二童子迎候及雨以其久不出有難色詢知沐浴更衣爲敬設遂與定交

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贖乃笑曰若亦知有我乎遂受其幣富人出扇索書元鎮不悅裂其弊散坐客且謝富人曰吾書不可以貸取也其人慚退

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真

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輓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品乃畧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絕

元鎮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顏貌麓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媿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足以當吾之雅是以斥

之也

雲林遺像在人間者甚多大抵皆形似上有
張伯雨題讚雲林古衣冠坐一連牀據梧几
握筆伸紙搜吟於景象之外几上設酒尊一
硯山香鼎各一牀倚畫屏籍以錦褥置詩卷
盈束一蒼頭持長柄塵拂立几側一女冠左
持古銅洗右侍盥水器及巾悅之具

元鎮交惟張伯雨陸靜遠虞伯勝及覺軒王
氏父子金壇張氏弟兄吳城陳惟宣惟允周
正道陳叔方周南老其他非所知也

詩畫第二

元鎮詩名傳聞館閣間晚年益肆力吟事走筆
信口或有似唐人爲文不蹈襲前人軌轍書逼
黃庭畫法入巨然之室二米有所不逮也陶南
村謂其晚年率略似出二手殆非知言

元鎮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
時操紙筆作竹石小景客求必與一時好事者
購之價至數十金壯年有巨幅雅宜山圖甚爲
當世所珍元鎮又有雅宜山竹枝詞二首云雅
宜山舊名娜如山蓋虞道園所命名然未若娜

如之名近古也

元鎮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於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踈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慶嘗見公答張藻仲書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桎剡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

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隅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

吳文定公曰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麗于魚網者也此圖作于亂定之後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爲書甲子其意欲効

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
又曰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
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
山林之下耳

潔癖第三

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全
集元鎮逃去潛於蘆葦中焚龍涎香竟踪跡得
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蓬寫松石焚香何處
獨題詩蓋道其實也

光福徐達左構養賢樓於鄧蔚山中一時名

多集於此雲林爲猶數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一
寶泉以前桶煎茶後桶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
之曰前者無觸故用煎茶後者或爲泄氣所穢
故以爲濯足之用耳

嘗着趙買兒留宿別業疑其不潔俾之浴既其
寢且捫且嗅復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罷趙談
於人每爲絕倒

其溷廁以高樓爲之下設木格中實鵝毛凡便
下則鵝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傍輒易去不聞
有穢氣也

倪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咳嗽聲侵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僞言窓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鎮遂令剪棄十餘里外蓋宿露所凝訛指爲唾以詒之耳

楊廉夫耽好聲色一日與元鎮會飲友人家廉夫脫妓鞋置酒盃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元鎮素有潔疾見之大怒翻案而起連呼齷齪而去

元鎮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投刺南老禮遇持厚凡燕室柱礎之間必先洗滌然後坐

元鎮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馬廼元鎮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中往途中上下故以泥汚馬入抵其家元鎮見馬被汚心已不悅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鎮大作惡拜其母曰兒欲毋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願其醫矣馬洗數日乃罷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髯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堂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容水

跡綠褥可愛每遇墜葉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
挑出之不使點壞

游寓第四

踪跡多在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則其嘗
棲止處荆溪善權離墨銅棺其遊甚數嘗避兵
泖上有出泖詩

老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刹有懷歸詩云他
鄉未若還家樂綠樹年年叫杜鵑洪武甲寅還
鄉時已無家寓姻親鄒惟高家是歲中秋鄒氏
開宴賞月元鎮以脾疾戒飲淒然不樂乃賦詩

有云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之句
不久竟以是疾卒於鄒氏

飲食第五

蜜釀螯蚌螯蚌鹽水畧煮才色變便澆起劈開
留全殼螯脚出肉股剝作小塊先將上件排在
殼內以蜜少許入鷄彈內攪勻澆遍次以膏腴
鋪鷄彈上蒸之鷄彈才乾疑便啖不可蒸過橙
齏醋供

煮蟹法用生姜紫蘇橘皮鹽同煮才大沸透便
翻再一大沸透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則佳以

一人爲率祇可煮二隻啖已再者煮擣橙壘餅
黃雀饅頭法用黃雀以腦及翅葱椒鹽同剝碎
釀腹中以發酵麵裹之作小長卷兩頭令平圓
上籠蒸之或蒸後如糟饅頭法糟過香油煤之
尤妙

雪羹菜用春菜心少留葉每科作二段入碗內
以乳餅厚切片蓋滿菜上以花椒末於手心揉
碎糝上椒不須多以純酒入鹽少許澆滿碗中
上籠蒸菜熟爛啖之

熟灌藕用絕好真粉入蜜及麝少許灌藕內從
大頭灌入用油紙包扎煮藕熟切片啖之
蓮花茶就池沼中早飯前日初出時擇取蓮花
蓋略破者以手指撥開入茶滿其中用麻絲縛
扎定經一宿明早連花摘之取茶紙包曬如此
三次錫罐盛扎口收藏

糟饅頭用細餡饅頭逐箇用細黃草布包裹或
用全幅布先鋪糟在大盤內用布攤上稀排饅
頭布上再以布覆之用糟厚蓋布上糟一宿取
出香油煤之冬日可留半月冷則旋火炙之
燒鵝洗肉淨以鹽椒葱酒多擦腹內外用酒蜜

塗之入鍋內竹棒閣起鍋內用水一盞酒一盞
蓋鍋用濕紙封縫乾則以水潤之用大草把一
箇燒不用撥動候過再燒草把一箇住火飯頃
以手候鍋蓋冷開蓋翻鵝再蓋以濕紙仍前封
縫再燒草把一箇候鍋蓋冷即熟入鍋時以腹
向上後翻則以腹向下
煮決明法先淨洗入酒瓶內以清茶水貯瓶滿
礬糠火煨一番取出換水浸之切用

雲林遺事

附錄

虞集贈詩云鮑謝才情世不多手封詩卷寄江
波宅邊東海鯨魚窟好着輕舟一釣簑

張子宜贈詩云亂離見說嘗爲客客裏清幽近
又聞夕宿只歸書畫舫朝食仍對鷺鷥羣潔身
穢跡緣時晦寫竹題詩任夜分寂寞江郊君去
後相思日暮隔重雲

張雨贈詩云龐公有名言魚鳥托棲止而其遺
子孫亦在安而已子有丘壑趣文弱與時背強
豪方蛇吞貪黷亦虎噬何以犯多難適爲田業

累深泥沒老象自板須勇志連環將誰解日暮
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哉遠伯王
知非復何悔

韓奕贈詩云達人抗高志清時樂其閒棄彼千
金產俗事非所關遠借方外士勝日相往還放
舟五湖上杖策遊名山百年見遺墨清風洒人
間豈若鄙夫輩徇物遭時艱斯世與斯人邈矣
不可攀又題其竹枝云曾留閔閣齋中坐共聽
鶯啼入戶枝舊跡空看遺墨在娟娟寒玉想幽
姿

陳子貞題清閔閣二首詩云門前灌木春啼鳥
屋畔長松夜宿雲剪得蒲苗青似髮燒殘香篆
白成文偶同社老唯耽句遂訝顏淵不如葦境
勝固應天所惜品題瀟灑最憐君湘簾半卷雲
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纔立簟紋波細細又疑
墻影雪陰陰竹搖槩几常開帙花落藜牀獨抱
琴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屩駐仙岑

學士吳寬題其集二首詩云高人自號雲林子
獨住雲林歲月深足底千峯幾兩屐人間六甲
一鈎金華陀無術醫清癯蘇晉長齋養素心寂

寞小蓬湖上路百年陳跡莫追尋
阮藉疎狂甘自放清風高卧酒盃深
池塘夢去忽生草丘壑移來不換金
晚帽竹間朝沐髮焚香花底夜清心
祇陀舊宅風煙古一片五湖何處尋
故元處士倪雲林先生旅葬誌銘

長樂王賓撰

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生
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
產不事富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為戇兵動諸
富家剝削廢田產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頰

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數十次拂振齋閣前
後樹石嘗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從王文友讀
書文友死斂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交張伯
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產得錢千百緡念伯
雨老不載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
晚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
與唐人語合年七十四旅葬江陰習禮子二孟
良孟羽孟民早卒女三其詩散逸人咸惜之銘
曰

捐所優心何求吁嗟乎其為安所由身何投吁

嗟乎其時蠲所脩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
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爲處士
而已蓋自詩法旣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
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
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
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
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

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爲
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
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
居焉厥後族屬寔盛貲雄於鄉高祖伋曾大父
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於治
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
稍長強學好脩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
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
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其師輩昌王仁輔
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而葬

焉若宦遊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
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
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
急神精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藹藹如春陽之
和刮摩豪習未嘗爲紈綺子弟態談辨絕人譽
暨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
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閔幽迥絕塵中有
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
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
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脩篁

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
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
至輒笑語留連竟夕迺已平生無他好翫惟嗜
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
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
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
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
肥遁氣采愈高不爲諂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
貴人之門與世浮沉耻於銜暴清而不污將依
隱焉世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沉晦免

禍介特之操皦然不踰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藁句曲張天雨錢唐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洗孟民字也次孟羽號耕逸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順幼爲母舅蔣氏孫男女若干人既以其年某月日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遵治命來徵銘余辱遊於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嘗主余家山肴野蔌

促席道故舊間規其所偏未嘗愠見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爲別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其託乎雖然詎可愬然亡言乎輒舉其槩爲銘以畀之聊以紓余哀云耳銘曰受才之美有其時曷賈弗售卒不施依隱玩世與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嗇不使祿昌載詩寢言歌之其聲希沒而不朽惟在茲

嘉靖己亥
於川顏氏刻梓
大石山房

翦勝野聞

東海散人徐 禎卿

大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
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籓上世以
來服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
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
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
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十公
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爲祖考妣育子二人
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篤漢金三金

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因於役遷棄
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三一公十
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
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其後
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
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二子人
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
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
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
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

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
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
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
劉氏某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
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
漸衆因取滌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
爲念先考君常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
每有鄉土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
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
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

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
復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
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
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為基本
之地寔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
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
內降制書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會祖妣吳氏吳
國夫人先祖考稱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曰公祖妣王氏吳

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
西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
十三日祇謁先壠焚黃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
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荷先世
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為上公
以遂為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
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
德存亾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
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 太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縋絕仲反計一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討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髮髯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本天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堦磬項

復報戰亟戴堦磬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與功多乃置其堦磬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堦磬出挾雷聲握火光驤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劉基昔嘗携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閬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日後十年君當爲天子我當輔之乃拂衣而

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相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非爾所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太祖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囚白船給官胥之用

偽周主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

恭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

視何爲哉帝以弓絃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

伏於後問爲誰對曰前元江淞行省參政臣周

伯琦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責乃資賊以

亂耶伯琦惶恐不能荅先迎三日大醉以甬其

功後殺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帝

以爲佞臣命斬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媪之意

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帝微時汪媪

嘗爲禮遣歸於皇覺寺中者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
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
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
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
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
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
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
可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
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

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
之孰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
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
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
也築屢潰乃命曩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卽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節屢廢思得一事卽
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
若懸鶉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旣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

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
達醒驚拜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歸 帝親餞之勅其
孫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
請歲覲陛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
中書舍人璲孫殿延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
不幸有旦夕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 帝
微侯人職之無恙大怒下璲慎獄詔御史就誅
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

是泣且諫曰臣愚黷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
其死 帝怒曰侯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
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
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
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舄者皆斬之曰太子溺
侯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謁然
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后具齋素 帝問之
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溥爲作福佑之 帝
艱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令母相見謫居茂州
而竟殺璲慎

太祖視朝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頌

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上嘉曰此真永隆雨太祖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之圖及后薨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帝曰汝

弗能執使與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卽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 帝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盡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 帝爲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 亟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集中得僞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曰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略厲宵衣旰食之勤儼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 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

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
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
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
合度翬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
閱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
偉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
衣端拱帝王宮南嶺嶠猿歸奏表函方士奇
珍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嵐西使臣踰蜀馬
如飛五十四州霑甘露民安物阜悉依歸北
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

蒙聖德

上天命唯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

明歷歷泰階光萬丈下邊境鋒消收戰馬六

軍務在盡歸農率土豐登樂閒暇伏願閭闔

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

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于仞綱紀四方

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元君既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太祖

遣使馳書明示禍福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

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

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士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方
帝來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劔以示 帝曰戒之
他人得以僂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上為老頭
兒大怒至太傅家遶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
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
夫達負罪耶 帝曰嫂非也勿以為念亟傳令
召五城兵馬司摠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
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遺系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計其
蚕繅徵稅之費而讓之令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
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唯
供土地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
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

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太明君 帝又舉妻
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已意辭曰寸木元從斧
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
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
不知爲 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謁生茫然
自失既至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爲按察
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
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

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拜
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
曰明天子命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母行
祇自勞耳爲我致書 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
之婦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
卽位時作水陸齋以荅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
如故 帝允之乃止

周主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謡曰張王做事
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鱉後國事旣去
太祖取其臣黃菜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

於枯死蓋三臣皆元戚機臣殘膏
後帝特

惡焉

常開平遇春驍勇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
所過縱士伍操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
事幽之空室中絕食漿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
日炙餅釜中將修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
中肉有腐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
王母家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為天子也

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何如帝

乃貽弊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
姪遂謝客及太祖卽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

質謁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
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
常制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
滿舉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感撫掌曰善哉
善哉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

猜以為戲乃盡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
帝就觀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
嚙之明日召軍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蓋馬后淮
西人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上親見

霹靂火光自空中下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

天下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或云雷火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

曰禮唯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

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蓋

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父

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而

况於天子之嗣乎 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走

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

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

感悟遂齊衰 帝謝罪 帝怒遂釋

馬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

僧宗泐至曰太后將就葬爾其宣偈焉泐即應

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

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啓輶詔賜泐

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啓輶詔賜泐

白金百兩

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
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魏公對賜者流涕而食
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帝蓬跣
担紙錢道哭至太傅第命收斂醫徒夫人大哭
出拜 帝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
為周其喪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
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
文釋然自順豈非天平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
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
人為世作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
我耶生者僧也以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
矣則字近賊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
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 帝因自為文
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 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
周衡進曰 陛下詔蠲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
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

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近 上刻六日復朝衡
七日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爾不信於
天子遂命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
凱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
首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
心之慈也 上以為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
遂佯病顛啖污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
木錐凱凱笑 上放歸自縲木榻于床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縲煜

煜還奏狀 上不為疑已而 上晏駕凱始出
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筋致恭 帝問
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
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
之淳在軍中嘗為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
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
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

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
善爲我斂尸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
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土逝入纍纍通
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
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
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
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
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卽不敢姑旁注
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
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

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
復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
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
父翰林應承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
擬祭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
甦具封事謁丞相不拜笏或趣之甦曰豈有未
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 天子
覽其奏詔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
至是甦聞詔乃爲文獻詞當 上意卽召見曰

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 上悟曰宰相憾爾耶卽欲官之甦謝病歸 上許之曰爲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 皇帝勅爾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甦再拜出出句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默上其事 帝嘉其慎密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陶學士安旣沒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

餘丁安妻莫可控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媼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 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入溝壑 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甚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

還養老嫂其母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卽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三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

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聯以博

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
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戰為
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
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翦勝野聞終

臣勝君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